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快士傳

第三卷 書生拾兔驚響馬 俠客抽鬃接彈弓

詩曰：人如風過馬如雲，絕技雙雙各不群。
邂逅一朝成至交，知友兼卻武和文。

卻說董聞入城，正值余建勛統領大兵已到，駐紮本府總兵衙門。董濟也轉回來了。原來董濟在儀封縣，聞知開封府城外土寇猖獗，他一心掛念董聞家眷，急欲趕回，爭奈染患風寒，臥病數日，直待調理痊癒，才得回來。恰好董聞入城探問，二人相見大喜。董聞細述別後之事，董濟道：“賢弟才能動人，不負我荐，可喜可喜。”董聞又說起寇亂之時，丈人不肯相顧，董濟道：“可笑令岳恁地無情。我若不抱病，必然早回，宅眷必不至受驚。今既幸各無恙，賢弟可安心出行矣。”便同往總兵衙門，與余建勛相會了，討了荐書。恰值新任學道到開封府來拜見撫院，董聞乘便具了一紙游學文書，隨即擇日起程，將前日余總兵所贈二百金，留下一大半安家，只帶幾十金為路費，別了父母妻妹，束裝就道。

董濟治酒送行。飲酒間，董濟道：“你前日土山射鵲、轅門賦詩，遊戲之味，誠為可喜。但行止蹤跡，為人所疑，亦是險事。今番路上不可托大，須相時變勢而行。我常對你說的那個常鬍子，名奇，號善變的，此人能剛能柔，出奇應變，真乃名如其人、人如其號。若像得他，才可無往不宜。”董聞道：“我常聽得兄長稱贊那常鬍子，不知怎樣一個人，惜未與相會。”董濟道：“他祖貫江西，生得身材魁偉，五絡長鬍，弓馬高強，諸般武藝俱能。更有一種絕技，慣使一張彈弓，打得一手好彈子，百發百中。江湖上聞他的名，無不畏服。”董聞道：“怎見得他能剛能柔？”董濟道：“他當弱冠之年，未出名的時節，曾從京師回家。正值山東一路大荒，饑民相為亂。凡遇過往客人，有驢馬的，便把驢馬搶去宰吃，身邊銀子盡行搜奪。有把金銀縫在衣服裡的，都被連衣剝去。常鬍子聞知此信，便將所剩之馬賣了，脫去好衣，挽了極破舊衣，把盤纏銀子擊得粉碎，都藏在彈丸之內，做一袋拿著，慢慢而行。路遇亂民，只說我也路途絕糧，止靠這張彈弓，和這幾個彈丸，打些鳥鴉來胡亂充饑。那些亂民，見他這般光景，意不疑惑，由他過。他挨到有人家所在，悄悄地剖開個彈丸，取些碎銀來買飯吃，只說這碎銀是我求乞來的。人都不疑他。因此別的客商無不受累，他獨安然無事。這豈非宜柔便柔？後來他雄名遠播，多有人央他送標，他卻把鐵屑合成彈丸，十分利害。每遇強人，開弓發彈，必中其要害之處，應弦而倒，嚇得這些響馬見他影兒也害怕。這豈非宜剛便剛？”董聞道：“原來恁地一個奇人。且又是兄長的相知，我豈不可結納他？只不知他如今在那裡。”董濟道：“他與人送標，多在山東一路往來。你若打從山東去，或者與他相遇也未可。”董聞道：“既如此，我今迂道從山東去，但遇送標的，即便物色，務要會著他。只是他既有恁般本事，何不去求官出仕、建功立業，卻但與人送標？”董濟道：“他說有件心事未完，姑且混跡風塵。直待完了這件心事，才去求取功名。”董聞道：“他是什麼出身？”董濟道：“他與我一樣中過武舉。我便絕意仕進，他卻原有志功名的。”董聞道：“以兄長之才，交遊又廣，若去求取功名，如探囊之易，怎便絕意仕進？”董濟歎口氣道：“吾已無志于此矣。一來我沒有兒子，止有一姪，又極不肖，不堪為嗣，所以百念俱灰；二來凡人進身，雖不由科目，然秀才也是必要做的。自恨我少時不曾游泮，雖曾中過武舉人，終不以文人待我，恐到底不為仕途所重。所以前日你未入泮之時，我且勸你讀書，不要分心他事。直待你入泮之後，方勸你出遊。你今此去，若做得個投筆班超、題橋司馬，衣錦榮歸，爭一口氣，也不枉我周旋你一番，于我面上爭光，便勝似我自去求功名矣。”董聞感謝道：“兄長大德天高地厚。而今此去倘有寸進，必當少效涓埃之報。”當日席散，董聞作別起身，董濟直送至三十里之外，灑淚而別。

董聞仍帶了李能、孫用二人，騎了那匹好馬，望山東一路進發。于路仍作客家打扮，隨身帶著弓箭，只是行李比前不同。前番不過是輕囊，今番董聞把自己平日所作詩文刊刻成集，印了千餘冊，要帶到京師去送人，另僱生口馱著，相傍而行，行了幾日，將到山東地面，早驚動了一伙強人。因見行李沉重，疑為有物，一路跟將上來，假裝做出獵的模樣，十數騎馬，繞著董聞左右馳驟，只等到無人所在，便要動手。董聞乖覺，已瞧破了八九分。看看行至曠野之中，忽見亂草裡奔出一隻兔兒。那伙強人唵哨一聲，打一個大圈子，圍著兔兒一齊射箭。那兔兒且自狡猾，東跑西奔，箭兒射去，都射他不著。董聞分付李能、孫用約住行李生口，自己把馬一拍，衝入圈子裡。那馬走得快，早跑過了兔兒。董聞張弓發箭，回身背射，只一箭，把兔兒連箭插在沙泥地上。眾人都吃一驚。董聞索性再顯個本事，撥回馬，飛也似跑將轉來，四隻馬蹄恰好在兔兒邊飛過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董聞撲翻身，仰臥在馬上，把右手探下去，只一抄，將兔兒連箭拔在手中，仍縱馬衝出圈子外，才收韁立住。驚得眾人齊聲喝彩，都下了馬，高叫道：“客官乞留姓名。”內中一個為頭的麻臉大漢，頭戴白氈笠，身穿黑衣，向前道：“實不相瞞，我等都是綠林好漢。因見客官行李沉重，欲來分取。不想你有恁般本事，我等都不及。願聞尊姓大名。”董聞笑道：“我姓董，名聞。本是河南開封府裡一個窮秀才。今欲游學京師，行李中不過幾部書籍，並無他物。何勞眾位下顧？”說罷，便教從人打開行李與眾人看。那為頭的道：“原來是一位讀書相公，一發可敬，真個是文武全才了。”因向馬前躬身作揖。董聞忙下馬答禮，也請問他姓名。那人道：“小可叫做寇尚義。雖然混跡綠林，卻喜結納豪士。尊相若不棄嫌，乞到敝寨少敘片刻何如？”董聞道：“極承盛意。奈趕路要緊，不及停留。”那寇尚義聽說，便向身邊摸出白銀兩錠來，說道：“尊相既不肯到敝寨，這些些之物，聊表寸意，望乞笑納。”董聞推辭道：“蒙眾位見諒，使我行李無恙，足感盛情了，怎好反叨大惠？”寇尚義道：“我等綠林好漢，原非專圖利己，正要取有餘、補不足。尊相既是個貧士，可以此少伴行資，幸勿見卻。”董聞見他意思懇懇，言詞慷慨，只得受了。正是：

姓寇偶然為寇，名義果然仗義。親戚每生炎涼，強盜倒不勢利。莫言世上如今半是君，只怕不如此輩有俠氣。

董聞受了寇尚義所送之物，再三稱謝，作別上馬。寇尚義又向腰間取出一支三寸長的短箭，插在董聞行囊上。董聞問是何意，寇尚義道：“前去有兩處飯店，是我們山寨裡人開在那邊的，專一打探過往路人。若有輜重，便密報山寨。尊相若到那裡，他見了這支號箭，曉得是我們放過的，不勞讀報。又知是山寨中相與的人，連飯錢、房錢也不要你的了。”董聞道：“原來如此。”一發多謝照顧。當下別過了寇尚義等眾人，策馬而行。李能、孫用押著行李牲口，一齊前進。果然一路去，有兩家飯店。主人見了行囊上插的號箭，便十分敬重，飯錢、房錢都不計算。問其姓氏，一家姓桓，一家姓陸。董聞暗暗記在心裡，欲待把常奇的蹤跡問他，又想他們是強人一伙，常奇送標是與強人作對的，不可輕問。又行了一日，來到別個飯店裡。吃過了飯，喚店主人來問道：“有個送標的江西人，叫做常鬍子，時常在此間往來的，你們可認得他麼？”店主人道：“常老爺誰不認得。只是他好幾時不見在這裡經過了。相公問他則甚？”董聞道：“我久聞其名，未曾會面。今想要會他一會。”店主人道：“送標的規矩，日裡睡，夜裡行的，相公那裡會得著他？”正說間，忽聽得門前喧嚷，卻是李能、孫用與店小二算飯錢，以致爭鬥。董聞同著店主人走到門前，問道：“為何？”李能道：“別家店裡飯錢是論碗數的，這店裡是論人數的。每一人吃飯，算銀五分，這也勾了。他卻道相公食量大，要算起三錢銀子來。可沒理麼？”董聞笑道：“事體小，隨便算了罷。”孫用道：“相公不要理他，壞不得例。常言道：有心開飯店，不怕大肚漢。若食量大的要增價，如何食量小的不肯減價哩。”有同伴的客人聽了，都道：“說得是！既有定規，如何要增起來？”店主人道：“眾客官，不是這等說。小店雖有定規，只是那位相公食量寬弘，一個人吃了幾個人的飯。這五分銀子，其實算不來。但說要三錢或者嫌多。如今連常價五分在內，總付了二錢罷。”店小二道：“既是主人分付，奉讓一錢，快稱足二錢來。”李能、孫用那裡肯。店小二拿著等兒，一定要增。而下正在爭論，只見一個漢子騎馬而來，到店門首下了馬，躡進店門。眾客人中有認得的，叫道：“常老爹來得正好。你來評一評誰是誰不是。”那人問了爭論之故，指著店小二道：“你不是！既有定例，只照例算罷了，如何要增？”店小二聽

說，便低著頭，不敢則聲。店主人也忙陪笑臉道：“常老爹說的不差。”董聞看那人，生得身材長大，一部美髯，臂上挽著一張彈弓，氣概雄偉，因想道：“這人是個鬍子，又姓常，又挽著彈弓，莫非就是常奇麼？”便向前問道：“客官貴處？”那人未及回言，店主人在旁接口道：“相公方才說要會常老爹，這位就是了。”董聞大喜，忙拱手道：“雅號善變的，就是先生麼？”那人道：“小可正是常奇。先生素未識面，為何曉得賤號？”董聞躬身作揖道：“久慕大名，如雷貫耳。今日幸得拜會。”常奇忙答禮道：“小可有何才能，荷蒙先生垂念？敢問高姓大名，貴鄉何處？”董聞把姓名、籍貫說了，拉著常奇到裡面敘坐，問道：“聞先生往來此地，多因送標，晝宿夜行，小弟欲會無由。今日何緣在此？”常奇道：“小可今番不為送標而來，故得日裡閑行。請問先生何由曉得賤名，致蒙錯愛？”董聞道：“家兄遐施，常道大名。小弟仰慕久矣。”常奇道：“原來先生是董遐施的令弟。遐施是我結義弟兄，施之弟，與我也是弟兄了。今日相會，十分之幸。”便喚店家：“快看酒來，我們吃三杯了敘話。”店小二忙將酒肴排列停當。

二人相遜而坐。常奇未待舉杯飲酒，卻取下身邊來的彈弓來，高高的掛在壁上，道：“且等我掛好了這彈弓，不要又像昨日著了人的道兒。”董聞道：“家兄常說先生神彈，百發百中。昨日怎的著了什麼道兒？”常奇道：“說也可笑。昨日在一個飯店裡打中火，才轉身得片刻，不知那個暗算我，把我彈弓損壞。及臨敵之時，若不是我手快，險些誤了事。今後須要小心防範。”董聞問其備細，常奇說出這件事來，真個可驚可喜。原來常奇此番雖不為送標而來，有幾個客商挾帶重資的，知他是個好漢，緊緊隨著他作伴同行。不想寇尚義要來打劫這伙客商，單單只礙得常奇一個，因授計于自家店裡人，候常奇來歇腳之時，暗暗把他彈弓的弦兒損壞了，教他打不得彈。說話的，那寇尚義既有同伙的人開著飯店，常奇又恰好來到店中，何不使個暗算，壞了他的性命，卻只損壞他的弓弦？看官有所不知。寇尚義是個愛結識豪傑的，你只看他了董聞恁般敬愛，是何等意氣！他平日知道常奇智勇兼全，十分歎服，常說我山寨裡邊若得這樣一個人來入伙，我情願拜在下風。如此想慕，豈忍相害？所以但教損壞他弓弦，打不得彈，只當與他玩耍一般。這弓弦又損壞得巧妙。你道如何巧妙？原來別人的彈弓多用軟胎竹弦的，常奇的彈弓卻是硬角胎、牛筋弦的。若竟割斷了這弦兒，他何難覓新弦重上？妙在偏不割斷，只磨得他將斷未斷，使人不覺。常奇打過了中火，拿著弓兒就騎馬起身，竟不看到弓弦將斷。這些眾客商隨著常奇同走。到得前途，只見一枝響箭迎風而來。同行客商都吃一驚。常奇道：“不妨事，有我在，你們休要害怕。”道猶未已，早有七八騎馬衝將前來。常奇喝道：“那該死的賊，好大膽！你還不認得我常鬍子麼？”一頭說，一頭便開弓發彈。只見撲的一聲，弓弦斷了，彈丸落地。常奇吃了一嚇，撥轉馬頭，飛也似的跑回舊路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這鬍子真個手脚便利，甚有急智。他就于回馬之時，急伸手去撥下幾根馬鬃兒，撚得緊了，把來接在弦上，依舊上好了弓，再翻身飛馬跑將轉來。寇尚義等一伙強人正待劫取客商行李，眾客商也一個個下了生口，待把行李奉獻。不提防常奇驟馬至前，連發幾彈，彈倒了幾個強人，嚇得他們魂飛膽喪，正不知這彈弓又從那裡來的？一霎時抱頭鼠竄，逃命去了。正是：

拾免接弓，一般手快。
同調相逢，定然相愛。

當下常奇把這話細細述與董聞聽了。董聞拍案稱贊道：“先生有這般手段，真個隨機應變，人如其號。吾兄遐施推獎之言，洵不虛矣。今日小弟得望兄顏色，足慰平生。”因酌酒為壽，命從人于行囊中取出紙筆，題詩一首相贈。其詩云：

久知挾彈技超群，弦斷重連更異聞。
莫道馬牛風不及，馬鬃合取續牛筋。

常奇看了詩，遜謝道：“尊詠甚妙，但過蒙謬贊了。”董聞道：“俚鄙之詞，聊博一笑耳。”因問：“先生昨日彈倒數人，不知可曾打著那為首的？”常奇道：“那為首的頭戴白氈笠，身穿黑衣，好個長大漢子。我一彈子望著他面上打去，被他眼快，把頭一側，那彈兒在他耳根邊擦了過去。慌得他一道煙跑了。可惜不曾打殺他。”董聞驚問道：“那個漢子可是面上有麻的？”常奇道：“正是個麻臉。先生何由認得？”董聞道：“此人雖在綠林，為人頗有義志。不打殺他也罷。”常奇驚訝道：“此輩歹人，如何說他有義氣？先生又何以曉得他的為人？”董聞把自己前日射免拾免，寇尚義拜服贈金之事也細細述與常奇聽了。常奇大喜道：“我只道先生是個弄筆書生，不想有這般本事。真可謂能文能武。如小弟輩，又不足言矣。”便也提起筆來，賦詩一首回贈董聞。其詩云：

書生驚殺綠林豪，不道文人武藝高。
卻笑刺船陳孺子，釋疑必待解征袍。

董聞看了詩，稱贊道：“先生詩才又如此敏妙，真堪上馬殺賊，下馬作露布。這便是能文能武。若小弟何足道哉？”兩個一面吃酒，一面談論，說的情投意合。董聞道：“先生既與家兄遐施有一拜，小弟亦可附壘篋之末。若蒙不棄，今日就結為兄弟何如？”常奇大喜道：“如此最妙。”二人就店中八拜為交。常奇長董聞六歲，呼董聞為弟。董聞呼常奇為兄。有《西江月》為證：

伯仲已通舊譜，壘篋更訂新聲。由來同道便為朋，豈必同鄉同姓？才向途間受贈，旋從旅次聯盟。多才到處有逢迎，兩路兼收邪正。

常聞二人結義過了，命酒更酌，正歡洽間，忽得外面有人問道：“常老爹在這裡麼？”常奇應道：“是那個問我？”只見那人走將人來道：“我那一處不尋到，原來在這裡。”及見了董聞，又是認得的，驚問道：“怎的董相公也在這裡？”董聞看那人時，不是別人，卻是路小五。你道路小五為何到此？原來隨著柴白珩來的。柴白珩于前年歲考之期，料道自己去不得，告了臨場患病。到了補考之時，又央杜龍文替他謀幹，買一個人去代考了。勉強弄得個三等，隨後就援例納監。把納監的銀子先托杜龍文到北京納下，今番卻自己挾了重資，叫路小五作伴，要往北京坐監，就打點謀個官職榮身。卻因河路阻塞，水程不便，也打從山東一路行走。恰好隨著常奇而行。前日弓弦斷了的時節，白珩正在同行客伴之中。若非常奇有本事，接弦發彈，打退強人，他行李中這幾千金都被劫去了。因此白珩良心發現，特遣路小五將銀三十兩要送與常奇，酬謝他保全之德，所以跟尋到此。當下路小五作揖就坐，便取出銀子來致與常奇，言白珩相謝之意。常奇推辭道：“柴兄雖然同著我走，我卻不專為送他，怎好受他的厚贈？”路小五道：“柴官人多虧常老爹保護，不致失脫，十分感激。這些敬意，休要卻他的。”常奇那裡肯受？董聞道：“那柴兄就是小弟的舅子。他感激兄長，這些薄敬，還求受了罷！”常奇道：“既是賢弟的內兄，我一發不該受他的東西了。”董聞再三勸他收受，常奇道：“也罷，我就受來轉送與賢弟罷。”董聞道：“這個那裡使得？”常奇笑道：“賢弟食量過人，別人一頓只吃五分銀子飯，你卻要吃三錢銀子飯。想你身邊所帶資斧必不勻用，可將此少助匕箸之需。”董聞待欲推卻，常奇道：“你若不受我的，我也不受令舅的了。”董聞見說，只得領訖。常奇對路小五道：“柴兄如今在那裡？”路小五道：“在後面客店裡坐著等哩。他本要來面謝的，因常老爹的馬快，怕趕不上，故特遣我尋來，代表敬心。”常奇道：“煩足下多多致意柴兄。他的厚賜，我雖轉贈與他的令妹丈，卻已算我受了。前途都是人煙湊集所在，可保平安放心前去，不必疑慮。我行路要緊，不及追隨，也不及面謝他了。另日京中相會罷。”董聞也道：“我亦因趕路要緊，不及去會他，煩你代說一聲罷。”路小五應諾，作別起身，心中十分驚訝道：“如何常鬍子這般敬愛小董？不想老柴的銀子倒送去作成了他。”奔到客店裡，把上項事與柴白珩說知。白珩聽罷，咄咄稱怪，好生驚疑。正是：

鴻鵠羽翼成，一舉將搏遠。
能邀烈士歡，驚破宵人膽。

且不說柴白珩與路小五兩個驚疑不定。且說董聞與常奇敘話良久，常奇起身先別，說道：“賢弟，你有僕從、生口、行李，當慢慢而行。我不及等你同行了。”董聞道：“既如此，總在京師相聚罷。”常奇道：“我此番到京，只會了一個相知就要出京的，也不及等你來相會哩。”董聞道：“貴相知是誰？”常奇道：“不瞞你說，我三年前曾與京師一個妓女相知。此女姓馬，排行第二，小字幽儀。不但色藝雙全，又難得他有俠氣，能識英雄。我當年偶然與他相遇，他便與我訂終身之約。我許他三年之後定去娶他。如今已及三年，我卻有件心事未完，目下還沒心路去娶他。若不去回復他一聲，只道我失信了。因此要去會他一面，更訂一期，即便出京，完我心中那件未了之事。你到京後，若有家書寄與遐施令兄，乞為我代致相念之意，說我有心事未了，行將了此一事，只怕還有幾時不將工夫與他相會。”董聞道：“遐施兄也曾說兄長有什麼心事未完。正不知兄長有何心事，可使小弟聞之否？”常奇道：“這件事做出便見，目下且未可告人。”說罷，便取了壁上掛的彈弓，拱手作別。董聞道：“兄長此番轉來，路上須要小心。”因附耳低言道：“這山東路上，有姓桓、姓陸的兩家飯店，是強人一伙，切莫到他店裡宿歇。”便把前日寇尚義以號箭相贈之事，說與常奇知道。常奇笑道：“怪道我的彈弓弦兒被他弄壞了。然他們但壞我的弓弦，不敢壞我的性命。想那寇尚義原是個愛英雄的好漢，我今後也不與他們作對了。此番轉來，也不打這裡經過，竟從水路回江西去也。後會有期，前途保重。”言畢，作別而去。正是：

英雄慣把英雄惜，好漢能將好漢識。
到頭總是一家人，兩賢何必定相厄？

董聞與常奇分手之後，又緩緩行了幾日才到京師。先尋個寓所來安歇下了，訪問了徐世子的公館所在。次日便備了名帖，帶了余建勛的荐書，並自己所刻的詩文，喚二僕隨著，正要去拜見徐世子。行到市心裡，只見一個騎馬的官人喝道而來，掌扇上大書“翰林院”三字。長班喝教騎馬的下馬。董聞便把馬帶在一邊，下馬立在道傍等他過去。不想馬上那官人卻是認得董聞的，忙叫長班來問：“可是河南董相公？快請相見！”董聞只因遇著此人，有分教：寒士揚眉，不比財翁出醜；文人吐氣，能為死友贈光。正不知所遇那人是誰，且看下卷分解。